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五十八回 狐鼠怪掠美示恩 把來思救人失水

狐妖與鼠怪道：「那十字街頭許多賣饅頭的，這和尚是看見了，便起心要吃，所以他愁著眉。」鼠怪說道：「化便化，愁著眉何也？」狐妖道：「他愁著眉，一則是要吃，不得口，一則是撞得頭疼，一則不知可有人舍，一則是有人舍，不知可吃得飽。」鼠怪道：「你說齋他不難，便齋他個飽罷。」狐妖道：「哪有錢買？我與你弄個手段，隱著身偷饅頭來齋他。」鼠怪道：「偷便是賊了，為齋僧自家卻當個不義之名。我把土石變幾貫鈔，明明的買饅頭齋僧罷。」狐妖道：「也使不得，僧便齋飽了，那賣饅頭的卻折了本。」鼠怪道：「這個沒錢的善願卻難行。」狐妖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前日與你救那兩個男女，看那把來思倒是個善人。我們如今變兩個和尚去化他的饅頭來齋這和尚。」鼠怪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二怪把身一抖，卻變了兩個和尚，走到把來思門前。只見來思正走出門來，看見兩個僧人，便問道：「二位師父何來？要化甚麼？」二怪答道：「只為饑來化齋。」來思道：「來得正好，也是二位緣法，方才正備了些素齋，要請一個鄰家吃素的道人。既是二位饑，要化齋，便請屋內坐。」二怪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說道：「這撞頭的和尚真是沒緣。偏生我們委曲設法齋他，卻有這樣留難。」一面二怪口裡暗暗說著，一面只得入屋來。只見素齋擺出，他兩個吃著只想法兒。卻說人有心事，吃飲食不是不下咽，便是不知味，沒好沒歹亂嚼亂啞下肚。二怪吃了齋，把個席上精光，湯也不剩一點。把來思心裡倒也歡喜，說道：「俗語道得好，『齋僧不飽，不如活埋。』這兩個和尚一定飽了，且再說個好看的果子話。」乃問道：「二位師父，粗齋不潔，不能齋飽。若是不夠，當再奉獻些點心饅頭。」只這一句，便引動了狐妖乖巧，答道：「我二僧夠了，多承施主盛意。只是我有個老師父，在村前化齋未得，若是有點心饅頭，乞化幾個齋他。」來思聽了，便叫家童又捧出點心，卻好都是熱饅頭。二怪見了，喜上心來，乃袖著饅頭，辭了施主，直到街頭。可憐那和尚撞得頭暈，氣力也沒些，人心狠毒，就沒一個慈悲方便喜捨。鼠怪見他這光景，乃向狐妖道：「這和尚苦苦撞頭磕腦，乞化不出，一則村人刻薄，哪裡不騰那一貫齋他，也積些福壽；一則這和尚把這撞頭的苦行，何不莊嚴端正誦卷經咒，不會誦經也念幾聲佛爺，自有善神打供。世間何嘗餓殺了個學好的和尚？他苦苦撞破頭額，叫做強化惡化，反使噁心，見了動惱起嗔。」狐妖道：「你也莫要管他強化惡化，破頭腫額，但出我們善心，把這饅頭趁熱齋他罷。」二怪當時把饅頭遞與僧人。僧人接了便吃，吃飽了走去，方叫謝齋。二怪笑嘻嘻卻走到庵前，往門內就要進去。只見門上許多善男信女手捧著香燭的，直入無礙。有一等閒行遊戲、身心不淨的，近便進了門，卻被那守門威神怒目指視道：「褻瀆作罪。」只有二怪，他卻看得明與神說的話。威神見了二怪便喝道：「你又來亂闖。」二怪道：「我等奉諭，行一齋僧善願，特來進庵聽法。」威神道：「你何嘗行善？一個要偷人饅頭，舉了賊意，一個要假變泥錢，坑人資本。如何是善？」二怪道：「我們當時也自知其非。乃轉到善人家化了饅頭齋僧，費盡心腸，這卻是善。」威神道：「你吃了他無功之食，又詐了他越外之饅，就是費了心腸也是個掠美示恩，作不得善，人不得門。」二怪道：「詐了他饅，這情有，卻怎叫吃了他無功之食？」威神道：「你二怪外貌假變僧人，心中一團邪念，不會唸經與那施主消災，不曾咒食與你受齋釋罪。快走，快走。若要進我山門，除非自行善事。」二怪聽了，只得離庵門前去，按下不提。

卻說把來思二次見了白、綠鸚哥，想起當年僧道說他有五種惡報，乃逢事便舉善念，也行了許多善事，卻不見鸚哥的報應。這日，只因齋了兩個和尚，袖了他幾個大饅頭去，說與師父吃，卻又變了兩個常人，將饅頭齋那撞頭的和尚。街村還傳來說：「兩個時時務務過客拿出饅頭齋僧，這饅頭卻不是村前賣的，卻是把家的饅頭。」為甚人認得饅頭，是把家的？只因把來思為齋昔年僧道，說了他五種惡孽，這一番事情明明鸚哥顯化，示了他三次善功，他便常常做這個大饅頭齋僧道，故此村人遠遠傳來。這來思卻想道：「饅頭分明是兩個和尚袖去，如何是兩個外村過客？」且訪問這過客怎個模樣，村人又傳得古怪。來思便疑道：「這袖饅頭去的和尚是兩個神人化現，他卻又化現過客齋僧，想齋僧也是個善功。」為此逕到海潮庵來，一則久聞庵內有高僧寄寓，一則有這一點齋僧的善心。他捧了香燭前來，起得早了，東方尚未發白。這村前有一個深水池塘，來思將眼遠望，盡是茫茫大水，心裡甚疑。只見那池塘：

大非往日之池，闊有遠天之狀，汪洋似海茫茫，聲勢如雷聒聒。擋行路不說天塹，驚人意錯似鬼魂。不是錯念頭，走歪了正道，定然迷了竅，誤撞著邪魔。

來思遠望心疑，忖道：「我村這向南大道直走到庵，怎麼走近海來？況我此地沒海，止有一個小小池塘在前傍路，雖然水深，卻也不大。莫非是我起早眼花了？便是錯走了路頭。」一面疑想，一面近前來，只見池塘仍舊。卻有兩個人在水中說話。一個道：「空設漫天計，怎能善善人？」一個道：「冤家自有頭，還債自有主。」一個說：「這是把來思應當有此一報。」一個道：「你看空中有兩個鸚鵡護身。」一個說：「日中有個醉漢子還債。」一個說：「傍晚有個瞎婦人填冤。若是這兩人不要，便說不得甚麼善人，甚麼鸚鵡，且拿他頂了缸。」來思聽了這話，想道：「這分明是邪魔話說，魍魎現形。有甚冤家債主想要拿人頂缸做替？我到庵中也為行善，且坐在這近池樹林，等那日中傍晚，有何應驗。」卻好坐至日中，果見一個醉漢踉踉蹌蹌、東歪西倒走將過來，就往那池邊行去。來思見了，急忙叫道：「漢子，休要到池邊。看你：

行步散亂，身子傾欹。眼乜斜，看睜又閉；手支吾，指東畫西。口裡胡歌亂叫，似曲無些腔板；腳下前伸後縮，如跌有甚高低。只該少吃些下波子，也不亂性；奈何不付量迷魂湯，撐滿肚皮。臥巷倒街，誰來扶你？傷身害命，哪個能醫？只落得個吃時快活，怎知道那醉後如泥。還饒個腳根把持不住，但見得身骸送入深溪。

來思一面叫他莫入池邊。那醉漢哪裡聽依？他卻一面嗟歎。這醉漢的必至之情，果然走近池塘，一跤跌入池水深處。這來思一心惻隱，便顧不得解衣，往池中去救。那醉漢一抓手扯住了來思，死也不放。來思也慌忙了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我只因一時動了善念，造次救人，卻不想自立個實地，分明是冤家債主，早夜陰魂，話不虛謬。」那池塘深水處，若似人扯的一般。來思正在慌忙之際，卻說狐、鼠二怪離了庵門，正計較尋些善事去做。忽來到池塘之處，見二人在水裡相攪做一團，若似泗水一般。二怪見了，慌忙弄個手段，直入池中，把二人救得起來。二怪見一個醉酒漢子失腳入水，也嚇得酒醉半醒；一個卻是來思，曾受過齋僧之惠。狐妖便問道：「把善人，你如何同這醉漢攪水裡，莫非是爭鬥投水？你們或是俱醉，失跌入池。我們若遲來救，可憐你二人性命不保。」來思便說出醉漢失水緣故，卻又把天早陰魂說話事情說了一番，卻才拜謝二怪。二怪聽了，鼠怪說：「且把這醉漢送入村街，就有他的熟識。」扶著去了，方回來與來思講到庵中聽經的話。來思又把瞎婦日晚緣故說出。二怪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說其無。」乃同來思到得家中，換了水濕衣裳，吃了些酒飯，方才問二怪姓名，因何與小子熟識，救了殘生。二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二人向日行路肚饑，遇二僧贈了我幾個饅頭，說是府上佈施他的。」來思道：「事果有的，卻聞說又齋了撞頭的和尚。」二怪忙忙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二人吃了兩個，卻省下幾個齋僧了。如今聞得海潮庵高僧說法，我二人特地去隨喜，路遇這巧，救了尊長，又承高情款待酒飯。既是陰魂說傍晚有瞎婦過池填冤，我們與尊長守著池邊。若是果有，救她一命，也是陰鷲。」來思道：「好事，好事。況且順路到庵，也是功德。」卻說這村間有姐妹二人，姐嫁了一個不守本份的漢子，妹嫁了一個微末生意的丈夫。這不守本份的，浪蕩了家私，專一引誘良家子弟嫖賭，也不知坑陷了多少好人家兒男。這池中冤魂便是他引誘壞了的，投入魍魎。後來沒人引誘，貧苦生出惡病而亡。這婦人一氣，把個雙目瞎了，孤寡無靠，卻依棲妹子身邊過活。這妹夫當年也勸他漢子做些好事，便是微末的生意也是個本份前程。漢子不但不聽他言，還笑他說：「你那微末生意，吃辛受苦，一朝不足分文，只好餬口。似我這買賣，大盤吃肉，大壺吃酒，大包用銀錢。」妹夫道：「大是你的大，多是你來的多，受用是你有受用。只是世間辛苦出來的銀錢，便受用得心安；若不是辛苦藝得了世間財，縱有受用，也不長久。」漢子笑道：「多少貴族富室享不辛苦的錢鈔，受現成的福，代代快活心安。」妹夫道：「你道貴族富室享現成福，不受辛苦，哪知是他祖父的功德，貴的是先世忠國愛民，積下的

俸祿，與子孫受用；富的是前人勤儉經營，掙下的家私，與後代享成。」漢子道：「妹夫你休管罷。我是吃慣了的口，用慣了的手，做慣了的事。你本是個貧守份，窮骨頭，沒福受用的，休管我罷。」怪了而去。因此天道卻也古怪，一旦喪了，止遺下婦人，又瞎了眼，依棲著妹夫。這兩口子既出一個好心，憐是親戚瓜葛，便該恩養他個孤寡之苦，乃終日顛言譏謔，叫這婦人瞎著雙眼，沒處訴苦，一直跑到池邊來投水。天色傍晚，那池中魍魎說道：「我想在日，被他漢子千般哄、百般誘，把家私壞了，且欠人債負，逼迫以至投水。可憐那時也是一急無奈，投入水中，誰想孤魂苦惱？」

悲風情慘切，長夜曉何知？

不樂陰千載，寧安陽一時。

魍魎自悔，要尋頂首。卻好瞎婦情苦奔來，正要投水。那魍魎喜道：「那漢子坑我，今其婦填冤，報應不差。」正要伺候扯她，哪知二怪與來思守著，果見一個瞎婦走來投水。那瞎婦不就投水，乃哭哭啼啼，把她漢子生前行止，說一句，哭一聲；卻又怨那妹夫兩口子，也說一句，哭一聲。來思聽她哭了說，說了哭，將次要跳，乃大叫道：「那瞎婆子，你既說你漢子當年過失，你為妻的，也該勸諫。若是勸諫不聽，把今日投水的性命那時拚著，為丈夫的，也有聽妻賢勸的。若是改行好處，做本份營生，你哪裡知道天道決不叫你漢子身死。你瞎了雙目，孤寡無靠，想你那漢子在日來的空頭錢鈔，你只圖受用他的快活，怎想有今日！」那瞎婦聽了，眼雖不見，心裡卻明白，說道：「好言語，今日悔是遲了。」他這明白自己當年的不是，卻就消了一肚子氣，哭哭啼啼，只說妹子的不是。來思又說道：「你也不該怪妹子，他是念你同胞姊妹，養活你生，妹夫又是看妻情份。若是你再沒有親妹，誰人顧你？你如今自思自省，忍些閒氣，與你親妹和好過日子，莫要尋這條苦路。」瞎婦被來思說了一番，心也知悔。狐妖乃扯她上了街路，直送她到妹夫家，把她投水的話說了。那妹子也哭啼啼扯她進屋去了。狐妖乃復到池邊，同來思趁著月光，直奔庵裡來。但見那月：

皎潔如同白日，清輝遍滿長空。一輪照徹萬方同，倒影星辰搖動。莫道尋常三五，但云今夕佳逢。更樓老子興無窮，喜與高人賞共。

狐鼠與把來思趁著月色，不覺的走到庵前。二怪到底害怕把門威神，不敢近庵，在遠樹林邊，乃叫來思說：「尊長，你住居近地，庵僧必熟識，此時天晚，只恐月下難敲其門。你先去探個消息，我等遠村來的，見景生情方是。」來思依言，乃先走到庵門，只見庵門大開，善信出入甚眾。來思問眾人：「今夕夜深，如何庵門大開？」眾中一個答道：「今日是高僧三位徒弟說法，晚建一堂施食。」來思聽了，便直顧上殿，看僧施食，乃忘記了兩個同來的在遠樹下等信；這二怪久等不見來思回信，乃起身只得前來。狐妖與鼠怪道：「這番料威神必然容我等入門。」鼠怪道：「怎見得？」狐妖道：「我們救池塘兩命，乃是自行的善功。」鼠怪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畢竟二怪可得容入庵門？下回自曉。